



近古史譚
 般石溪自序稿本
 地

洋学文庫
 文庫 8
 A 106
 2



418
152
(2)

近古史譚卷下

德篇三

伊田之役

岡崎公幼聰達有雄才而愛將士士皆感激樂為之用。天文二年十二月。勒兵萬人。西伐織田氏。進軍於森山。偶軍中馬逸。衆大騷。侍臣安倍彌七惶惑。拔刀弑公。植村新六自旁誅彌七。諸臣來集。相見愕然。新

東奥 大槻清崇 著



大槻文庫藏

辛酉成友

近古史譚卷下

乙

近古史譚卷下

六謂衆曰。吾得天冥助。手誅逆賊矣。絲毫無憾。唯有一死以殉君耳。皆曰。子欲死則死。吾輩斷不能從也。新六問其故。則曰。吾輩之死。誓不出十日矣。顧織田氏聞我內變。大舉來侵。必矣。當此時。吾輩不在。則誰為儲君。以死捍禦者。於是新六亦不死。俱護喪歸岡崎。居數日。織田信秀果率精兵八千人來侵。軍于大樹寺。時內膳信安在上野城。稱病不出。士多叛歸織田氏。見兵僅八百人。皆分必死。號哭辭儲君而出。乃分為二隊迎戰。伊田此間有二道。上道曠野。下道

唯田間一線路。敵要我上道。兵於野前後擊之。一士不逃。皆力戰而死。新六則率一隊進自下道。先衆奮擊。敵皆卻走。遂向上道。乘其兵疲。決戰。之。斬首五百餘級。信秀僅以身遁。此戰也。以我八百破織田氏八千人。世謂之伊田之役。

寧靜子曰。我德川氏累世養士如此。他日照祖雲蒸龍變。以至雄霸天下。皆賴此輩子孫之力耳。嗟夫。以戡定數百載大難。以開泰平無窮之基者。其豈一人一朝之故哉。

石川八左衛門

東照公嘗攻敵城。敵在檣上。露髻罵。公極其醜惡。公大怒。使從士石川八左衛門射之。一箭燈之。輾轉以墜。公望見大笑。八左亦開口絕倒。敵忽射之。箭穿口中。八左輒顛。公履八左肩。以拔其箭。鮮血流。迸滿身淋漓。乃使入扶而返營。八左含鹽止血。將息一夜。翌日從軍如常。乃曰。齒舌不傷。並無害飲啖。但言語微苦。艱澁耳。

寧靜子曰。當時要謂三河武士者。剛猛不畏死。人人

如此。而公之神武雄畧。以駕馭之。宜矣。其兵向無敵。日辟國百里。

鈴木久三郎

三河之役。照公僅以數騎逃。敵兵追之甚急。鈴木久三郎曰。願賜君軍麾。則臣一人留死於敵。君宜以其間脫走。公曰。吾豈忍棄汝獨生乎。久三憤然曰。君亦何迂。直奪其麾。及騎趨敵。公得因以達岡崎。城遂入息。流涕曰。嗚呼。惜夫失一佳士。言未畢。有一騎返謁。則久三也。公且驚且喜曰。吾以汝為死。不

知何以能脫歸。久三傲然曰。臣反擊。連殪三騎。則敵不復追躡。鼠輩何足畏哉。言笑自若。衆莫不壯其勇。寧靜子曰。是與夏目正吉代死三形原之事。正相同。但彼死留其名。此生全其節。要之其為忠烈。則一也。而公之於久三。一哀一喜。君臣同體之情。亦可以此推他云。

本多重次

本多作左衛門重次。為人粗暴太簡。其進言於君。不避廣衆。照公愛重之。及擢為奉行。與高力天野等。

並職國政。諸臣竊謂此一舉。明公亦失鑒矣。作左豈為人上之器哉。既而政令簡明。府無滯事。國內大治。輿人誦之曰。佛高力。鬼作左。彼此無偏。是天野野左與。人誦之曰。佛高力。鬼作左。猶在官。凡事貴簡。不屑煩碎。嘗在外。贈書於妻曰。寄一筆。慎於火。阿仙不可瘠。馬可肥。阿仙。一女名也。

寧靜子曰。德川氏之興。外得剛武之士。以啓土疆。既如彼。內得賢能之吏。以固國本。又如此。大似類周家勃興之日也。文王之詩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德川氏之士皆有之。嗚呼何其濟濟也。

長湫之役

長湫之役。成瀨小吉年甫十七。獨騎馳入敵中。獲首一級而返。致之。照公馬前。公壯之。且曰。麾下兵寡。汝且留在此。既而小吉見前隊辟易。復馳出。從者援轡止之曰。君功既成矣。乃送死於敵。無為已。小吉怒曰。顧小利失大義。武夫所耻。今日之戰。宜破敵陷陣。追亡逐北。而後止。豈以一首級自足。當此之時。距

麾下可三十步。公呼曰。勿止。前隊馬足亂矣。正是壯士死戰之秋。從者未及縱轡。小吉直馳入敵。大呼厲我軍。我軍為之奮躍。鼓勇競進。軍遂大捷。是歲公擢小吉為根來團隊長。大賞其功。曰。雖老將宿帥不能過焉。蓋。公麾下。成童為將者。小吉一人云。寧靜子曰。大坂嘗有簡馬之舉。關白豐公自城樓觀之。有跨驪馬。繫赤鞋於鞍而來者。公問之左右。答曰。德川之士。成瀨小吉。其祿幾何。曰。俸米二千苞。公歎曰。壯士也。使渠改圖仕我者。五萬石不足與耳。他日

照公以告小吉。勉其出仕。小吉派淨曰。主公果以臣為貪祿而棄君者乎。臣唯有自殺以明吾心為耳。是其人沈實如此。若將宿帥之言。洵不為過賞也。

濱松夜話

照公之在濱松城。一夕諸老臣侍焉。皆嘗從長湫之役者。公從容語曰。爾時我以寡兵破秀吉偏師三萬。獲其將森武藏池田勝入父子。戰既捷矣。余檢三人首。未暇他慮也。高木主水內藤四郎進曰。君亦不記猿公之輕捷乎。余領而起。倉皇收軍入小幡。則

秀吉果電擊而馳。日暮至龍泉寺下。軍既散矣。乃頓兵田間。以待明早。是夜使久伺其營。報云。敵露次山野。軍無有統紀。眾皆勸夜斫。余不從。深夜率軍遂歸小牧矣。當是時。汝等諸人必以乃公為遲緩失兵機也。因問曰。汝等之勸夜戰。豈謂秀吉首必可致乎。諸老相曰。不言。良久曰。臣等未始慮及此。特於戰則決其勝耳。公曰。然。縱殲其全軍。使秀吉亦身走上國。則於某為利乎。為不利乎。晝間之戰。斬其愛將三人。於吾心。猶以為過。况多殺親臣。以深其讎乎。於是諸

老臣皆服其速笑。

寧靜子曰。用兵之道。有勇無智。則敗矣。故古之名將。皆善走。如。照公豫知。豐公之必走。而先自走。可謂能以智濟勇者矣。

又曰。兵貴神速。一語。豐公用之。賤岳。而大有驗。用之。長湫。而不濟事。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豐公雖智。而知彼則暗矣。悲夫。

大旆次小山

石田之亂。照公東征。在小山驛。時羽書旁午。敗問。

日至。曰。伏水城陷。曰。細川越中。妻子燒死。曰。賊收東。征諸將。斃於城中。公每聞。蹙眉。鬱鬱不樂者累日。左右或欲慰之。而不能也。適。宇都宮團伴。入謁焉。其狀佩七種兵器。於背後。朱中纒額。手撫。及身長力。大聲呼曰。武藏坊。難慶。敢候起居。公望見。大笑。團伴直進。抽刀。西向。作斬首者之狀。曰。及賊三成。伏誅。快甚。快甚。曲踊三百。而出。近臣皆喜云。頃來。主公氣色。未觀。如今日之佳者。

寧靜子曰。宇都宮關東。一名族。團伴本。赳赳武夫。非。

滑誓之流也。嚮照公之在伏水師。有流言石田治部將來襲。諸將士皆聚護焉。團伴獨謂渠若自上風縱火。則一炬蕩盡。無術防禦。不若且待其來。詐納降囚。以斬其首。遂與本多三彌謀。處分既定。偶無事而止。由是觀之。團伴此戲。聊以表微衷。不唯慰藉之計也。宜乎公之實信而誠喜也。

關原之役

照公之西征也。本多正信留在江戶。獨自憂曰。此役也。西師之衆。加倍於我。而諸將帥又多更事者。假令

主公當之。吾未見其全捷也。遂召內藤正成問之。正成笑曰。勿用過慮。吾保其必勝矣。僕自知侍公。知公之為人。每怯於耳。而勇於目。故聞變憂苦。不啻處女也。而一出門。勇氣十倍。以至見大敵。殆成夜叉之猛矣。况此行可衝突陷陣者。有三焉。井伊兵部也。福島左衛門也。并主公為三也。有此三銳鋒。而縱橫衝敵。無堅不破。雖有西師百萬之衆。何足憂乎。既而關原之報至矣。果如正成之言。

寧靜子曰。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昌黎

此句殆如為此役設者。而照公之勝美早已定於東征之日。其返旆西討也。驅逐羣雄如臂使指。戰未半日。而萬衆奔竄。天下既歸於孤掌矣。自古勝敗之速。未聞如此役者也。顧本佐州之智。而不察乎此。何耶。豈其深於文法者。暗於兵機歟。若夫內藤氏怯耳。勇目之論。可以想見。公臨事而懼之氣像耳。

宥平冢越中

平冢越中者。因幡守之弟。幼有驍名。其退而在家。照公百方招之。不肯曰。內府長溫言。而吝賜予。我不

屑仕如此之人也。後遂仕石田三成。公聞而不能卒。既而三成敗於關原。軍吏生縛越中。以獻焉。公快之。且笑曰。汝向不我足。而受三成重聘。以致有今日。其狀洵可觀矣。越中張目罵曰。咄。戰敗為虜。武夫之常耳。足下之奴。囚於織田氏。縲絏三年。醜態可想。是之不問。而何嘲人之為。抑負故太閤之遺訓。蔑視孤兒寡婦。以奪天下之權。如足下。為乃大夫。所恥。我何苦仕此無道之主乎。欲斬斬之。吾頭可斷。吾口不可塞。公怒曰。如此無狀漢。與其一擊為快。不若

留餘喘以受人間苦楚。乃解縛放之。本多正信聞之。心不悅。他日從容請問曰。殿下何以不殺越中。公曰。然越中可憎者。剛愎也。儻也。其勇其辯。皆可惜矣。渠縱無禮於孤。留以為子孫鷹犬之用。亦為不失一士耳。正信感歎曰。非臣等淺中。及。

寧靜子曰。江海之量。塵芥糞土。且在。冥容。誰復則其

深淵耶。而後來。台德公宿車丹波。弟某亦近焉。事見

卷末如漢高之赦季布。是何足言哉。

避雷符

照公既老在駿城。一夜天氣俄變。白雨翻盆。霹靂連聲。窓戶皆震。近臣或有股栗者。太公端坐而喻之曰。凡災異之來。豫設防虞。率莫不可避。獨雷公之降。直射旁。無有定處。不知何以避之。汝等且有說乎。皆曰。非臣等凡慮。及。太公曰。然則我授汝一副避雷符。如是之天。可散在各處。不可聚居一處。是之護持耳。夫一人死。而全家皆活。是得失之最易明者。而世俗不察。往往聚首一室。謂相依可免死。殊不知雷適落其中。則一家粉齏。無復噍類。乃譏以為夙世

之業。何不思之甚。自今以往。汝等慎勿履其轍。
寧靜子曰。此論一出。變動不測之雷。亦有可避之路。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雛僧三條

太公嘗與諸老臣話。問曰。汝等聞雛僧三條之話乎。
皆曰未也。昔有山衲。迎雛僧於里。晨夕以供使役。一
日雛僧逃歸。泣訴其父曰。兒既出家。艱苦固其所甘。
但師之遇我。甚無狀。殆有不可堪者。其一。師每使余
剃其頭。偶一誤刀見血。則鞭撻直下。其二。每晨起。搯

斂師。膜研法不精。呵責無不至。其三。余每內逼而起。
師冷眼送之曰。汝又復上廁乎。父聞而怒。走往見山
衲曰。賤兒久辱師恩。今有不得已之事。敢請兒以歸。
山衲察其辭色。徐叩以故。乃曰。兒告吾云云。山衲曰。
是不可不難。其剃頭。則渠既圓。其頂。難髮之勞。不可
委諸人。故我借吾頭。以為學刀之地。今則至。自剃其
頭矣。獨及剃余頭。故意誤刀。創痕縱橫。其搯斂。則凡
不問緇素家。搯斂必以研槌。渠獨以木杓。故隨研隨
折。每晨不下二三折。其上。則則本寺新造一圍。獨以

需縣吏來宿之用。渠利其近且淨。每便輒往。禁之不
正。言未畢。父拜謝伏地曰。小人不知師之厚誨如此。
徒聽兒言。以疑之。漸悔之極。無穴可入耳。是雖一場
話說。然自諸老奉行。以至監察諸有司。苟有治人之
責者。不可不皆留意於此。否則偏聽誤人。忠邪易地。
不為雛僧之父者。幾希。汝等其牢記勿忘。
寧靜子曰。板倉重宗之代。父為京尹也。請教於勝重。
勝重舉此語以答之。則其說流傳已久矣。夫兩造不
具備。立辭不可聽。斷獄者。最不可無此慮也。

老嫗失火

太公放鷹於駁之野也。偶見一老嫗携稚兒泣於路
者。恠之。使左右問其故。嫗泣涕曰。妾前村一嫗婦。昨
夜誤燒家屋。縣吏罪其不警火。逐之三年。是以在此。
妾不知今夜將何處宿。太公聞之。驚曰。是何縣吏
之無狀。夫民誰好燒其家者。若誤火者。而一一放逐。
雖其亦嘗再失火城中者。不得不先老嫗而之。他甚
哉。縣吏之不達理也。遂使人護嫗復其所。召縣吏讓
責之。

寧靜子曰。放鷹游獵之際。思及鰥寡之民者。如此。要其歸。雖克舜之用心。亦不過此。書云。不虐無告。不棄困窮。嗚乎仁哉。

止引水役

太公嘗欲引安部川入城中。以注園池。下吏議之。吏經理水道。表以小榜。偶太公還。自放鷹。見其道當一小寺。不悅。從臣或獻說曰。且賜地於他處。以移其寺。而後起役。太公曰。否。否。假使此役為國為民而謀。雖大寺巨刹。亦不得不移之。今日之舉。特老夫一

時娛樂之計耳。娛樂之計。而毀古未。置佛寺。吾所不欲也。遂命止其役。

寧靜子曰。昔豐太閤築伏水第。移某神廟於他處。而造離亭。至伐山陵之材。以充之。何其暴也。我照公不為一小役。毀佛寺。又何其慎也。慎與暴之際。興亡之機。或由伏。余嘗謂有天下氣像。在翼翼。而不在落落矣。後之為人君者。亦可以鑒於二公之事云。

一生四十八戰

照祖畢生之戰。蓋四十八度。其每臨陣。據鞍指揮。進

退士卒。不借一步。及戰急也。手不復秉。麾直以空拳叩前鞞。連呼曰。進進。血流淋漓。且不顧也。故右手四指中節。頑固皆生腫。及老。屈伸甚艱。云。公嘗語人曰。鎧胄之為物。無用於美。而又不便於厚重。井伊兵部多力。而探重甲。然被傷者數輩矣。本多中書則反之。而未嘗一受刀痕。由此觀之。大抵輕便而利於戰。為可耳。其不尚虛飾。而留心實用者。率此類也。寧靜子曰。東照公之勇於戰陣。是可見其一端矣。抑公之於武。當時稱為海道無雙。其所以摧堅折

銳者。赫赫乎前史。然而令之士大夫。動輒云。公之武不及織豐二公。吾不知其何所見也。

又曰。余嘗謂鎧胄是軍中禮服耳。其拜大將。令士卒步此。無以成軍禮也。必以為捍矢石之具。則陋矣。況今日大小火器之行。戰法亦一變矣。果金鎧鐵甲之足恃乎。

台德公謹厚

台德公嘗者。太公於駿府。太公館之貳室。淹留踰月。太公竊召女監阿茶。諭之曰。將軍青年。旅次

寂莫可想也。如使女花齋點心一盒，候其起居。或有以慰魚聊。女監欣然曰：謹諾。乃使人私報之。公遂呼花慇懃授意以遣之。花時年十八，明眸皓齒，一笑動人。是夕，屢服盛裝，携侍女一人，潛自後園徐步到公之館。公則着盛服，儼然在室。聞戶外微有剝啄之聲，乃起啓戶，延花上座，跪受其拜。齋曰：太公賜。謹拜領之矣。即趨花去，親自執燭送之戶外。花茫然如有冥失，歸而報之女監。太公聞之，歎曰：將軍謹厚如此，其雖駕雲梯，竟不可及矣。太公又嘗召

本多正信。諭之曰：令將軍之謹厚，洵可美也。然事亦有不宜過乎謹厚者，不可不思矣。正信曰：敬諾。他日謁公，因前席曰：殿下之謹厚甚矣，請少虛誕其言。是太公之訓也。公笑曰：太公之說，虛有人買其虛者，無他，以其有實也。我之空侗無物，縱說其虛，人誰信而買之哉。

寧靜子曰：台德公之言，可謂天籟矣。太公於是乎不免人籟也。嗚乎，今日之泰平，果誰開之，而誰成之耶。

霹靂手段

台德公嘗宿三島驛。夜寢而不寐。使左右相語枕上。卧而聽之。一人曰。往者大駕駐此地。時某甲從僕。手捕三島祠前之池魚。炙而食之。儕輩皆恠曰。神怒不可度也。僕昂然曰。我挾幕府餘威。以從事。神亦無所施其靈耳。公聞之也。勃然變乎色。俄與換衣。召本多正信。命即夜捕其僕。亂推之。明日遂磔殺之三島驛口。而揭批文於牌曰。維三島之神。八州之鎮。布威靈於闕左。顯冥驗於海隅。汝奴輩敢持公宰餘威。不

顧神明冥罰。騁丹池之意。馬饒靈沼之神。魚如此則誓紙虛文。盟書何用。速加肆市之天刑。顯跡崇神之國法。縱頑兇之無悟。庶元惡之可懲。

寧靜子曰。台德公以溫良慈仁之德。俄下此霹靂手段。亦出其一意敬神之至誠者。是不足深恠焉。抑太公過謹厚之慮。於是可以已乎。且不予。

彗星見

慶元之際。彗星見于北方。光芒漸大。時兵革僅熄。人心未安。訛言大亂將復作。台德公聞之。笑謂左右

曰。一箇小妖星。見於廣漠之天。四方萬國。孰膺其象。茫乎不可知矣。必引以為己國之災。非愚則陋矣。抑天意之果有冥向。豈人力冥可能避哉。唯人君當順災。其正而已矣。既而彗星稍滅。百姓安堵如故。寧靜子曰。公之言通暢明快。何其太似太公也。世或稱公為淳良之主。而識見之卓如此。賢者寧可以常情測度哉。

太田某

台德公時。太田某有功。公召見。賜之祿五百石。太

田佛然而作。直擲其賞狀於地以出。公怒其無禮。欲處之死。井上正就曰。是宜稟之。太公而後決焉。乃命正就往駿府而問。太公欣然曰。善哉。問將軍之用心如此。泰平之開。既有期矣。顧太田冥為誠無禮矣。雖然。信賞必罰。政治之冥由行。賞罰苟不中。群下將何所歸。怨太田蓋欲諫之。而未由。故今日捐身以諷之耳。不然。太田豈不知刑法可畏哉。抑我又有何可語汝者。昔在叅河。牙兵鈴木久三。私取池籩之魚。自烹食之。我聞之。不堪忿怒。急召久三。拔眉尖力

擬之久。三祖褫當之。大聲罵曰。噫。暗主。以人代。禽魚。惡能定天下。我感其言。退而思之。此時有弋於圃而。被拘者。久。三蓋諫之也。乃命釋其人。召久。三以褒之。令太田之丞為。殆亦久。三之意耳。汝速歸告之將軍。增之以三千石。正就歸以告焉。公大喜。乃增太田。祿。召正就而謝曰。欲因汝之言。知孝道矣。又知賞罰。之道矣。賜之以左文字刀。

寧靜子曰。吾讀史至此條。未嘗不仰慕鼎盛之世也。曰。嗚呼。使廟堂之上。辨曲直。明賞罰。永久如此。天下

寧又有衰與亂乎。然則。台公之問。照祖之答。洵。千載之龜鑑也。

賢媪

台德公乳媪某。蓋三河之人。然不詳姓氏。人呼曰大。婆公云。媪賢。而有丈夫之風。公以乳育之故。視之。如母。眷遇之渥。至老不衰。媪無他嗜好。但每月二三。次。盡致。輶夫僕隸。於厨下。而崇飯於大盤。一一裝之。梳身親饋以供之。奴輩感戴。極其放饒而止。以此為。平生娛樂也。一日本多佐州來候。見其親饋。驚曰。大。

婆公侍婢使令。非不足也。何苦而自饋之為。媪毅然整襟曰。比來人謂子為驕奢稍甚。吾聞之不敢信。乃令而知其匪誣也。子亦忘為彌八節之時耶。吾昔微時。欲施一飯之恩於人。且不可得。今也設此大饗。使奴輩數十人。快然飽食者。悉皆邦家之恩。而獨忘微賤之時可乎。子為天下大老。是之不問。而以徒勞見擬。吾是以信子驕奢。而不能自省也。佐州報然無言而去。及其疾病也。公親臨視之。且問。妾欲言。媪泣曰。妾復何言。但鄙心所願。殿下克遵奉。太公遺訓。

而務致心乎政治。使後人無所間然也。公又問。果無私請乎。媪曰。殿下眷遇如此。今何所不足。而敢請者。公將起。媪遽呼曰。主公主公。前妾以見云云者。妾得之矣。得非以賤息流竄為念耶。抑彼自犯罪。至于此。於妾絲毫無所怨。今臨終以乳育之故。曲從宥典。是舉私恩廢公法也。大妨妾冥途之行。切勿以勞尊慮。言畢而瞑。

寧靜子曰。台德公之淳厚謹密。雖曰由天性。未必無此媪之冥助暗養也。夫外得良師傅。以輔翼之。而

內又有乳媪之賢。天之祐。德川氏。何其篤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賢媪之為禎祥。不亦多乎。

妓阿國

天正中有妓稱阿國者。妙屢善舞。名藉藉於京畿。少將秀康之在伏水。欲觀其技。名致之客館。阿國繫頸以水晶念珠。少將意其品不稱。賜珊瑚念珠以寵之。既而阿國進奏其技。羅衣從風。長袖交橫。極其宛轉之狀。少將凝視者久。因大號泣。左右怪問其故。少將乃曰。渠雖裙釵之流。既為天下第一名矣。我則堂

堂一丈夫。而曾不得稱。海內一人。豈能不羞而泣耶。寧靜子曰。君子喻於義。武夫則喻於勇。故觀一舞。妓亦足以發其豪氣耳。不然。上杉氏號稱天下勁敵。而少將以一人當之。誓不使越白河關一步。尚何不稱海內一人是憂哉。

紀侯生母

紀侯賴宣生母曰阿萬。後稱養珠院。嘗謂愛諸公子。而獻之名劔寶器。常事耳。抑主將所寶者。有名勇士也。一旦緩急。舍勇士。將孰之恃乎。妾聞塙團右衛門

為舊主買劍。仕路逃遼。妾欲得此人。以保護公子。顧不勝於名劍寶器乎。乃就每歲。受粧資五百金。致其二百金。於團右衛門。以待他日之用。

寧靜子曰。鏡臺粧奩。務致其美。婦人常態耳。誰謂捐其粧粉資。而為國家養猛士耶。嗚呼。有此母。而有此子。南龍公之勇武絕倫。不足恠也。

南龍公

紀之為國。山深谷邃。老樹森蔚。山魃木魅。往往見恠。異云。南龍公好田獵。深入其阻。無以少避。一日游獵。

友島有顛木。蟠屈當道。乃踞而息焉。既而木蠢蠢如。有動。旋化為龍。嶄然見頭角。公怒而起。拔劍擬其頭。曰。既為顛木。則顛木而止耳。山靈伎倆。何其露拙耶。言未畢。黑雲卷山。暴雨如注。急駕樓船。回橈數里。霹靂連聲。忽有物墜船上。則一團火精。輾轉迫座。公亟起。取夾有毛毯投之。使侍臣卷以投之。侍臣七顛八倒。火團則瞥然乘雲以去。反視船底。棹手五六人。皆粉壑而死矣。其行事猛暴如此。而時復有灑然可喜者。嘗贈牽牛花一盆。於生母養珠院。曰。朝間之花。過

午猶榮。以供一榮也。答書曰。朝槿之贈。奇觀可喜。抑人壽猶此花。苟得其養。短者亦可使之長也。勉之。勉之。即養家國。亦此心視之。國祚何患不長久乎。答謝之次。聊亦及之。

寧靜子曰。南龍公在兄弟十一人中。最健康保壽。至七十齡。豈克服母氏慈訓之所致歟。而其剛勇無前。不若神姦。莫之敢避。亦足以徵夫。豈復有十四齡之言耳。易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如公其庶幾乎。

阿閼掃部

越前侯秀康之執封也。聞阿閼掃部為勲閼之士。以重祿聘之。狛伊勢亦越之世臣也。將為其子行探甲禮。請掃部為賓。禮畢置酒。伊勢謂掃部曰。今日豚兒探甲之初。願子諾當年武功。以祝兒前程。掃部曰。吾豈有武功可諾乎。無已則有一焉。吾嘗見一士武風最可觀者矣。賤嶽之役。兩軍既散。吾單騎追余。吾湖而退。有一騎呼於後者。回驢接之。則曰。朝來不殘。皆雜兵矣。不幸未遇好敵。觀子儀容。果非凡士。敢請一戰。決輸贏。余曰諾。下馬將交槍。其人曰。請俟之。須臾。

我槍蟻矣。沒鋒於湖。洗之者三。曰可以戰矣。於是相
鬪。雌雄未決。而日已昏黑。乃呼曰。可恨槍鋒難辨。請
期他日。子為誰。身是青木新兵也。後日相見。我誓
不負勝負於他人矣。揚鞭而別。吾結髮從軍。未嘗見
從容整暇如此之士。言未畢。有青木方齋者。自屏後
出。謂掃部曰。某側聽吾子語。懷舊之淚。不能自禁。吾
子亦不記予。爾時與君交鋒者。即某也。掃部拍掌曰。
契濶久矣。今日相遇。何其奇也。乃舉觴屬之。好以腰
刀。由此青木之名。顯于一時。侯聞而聘之。與掃部同

其秩祿。

寧靜子曰。當時士風。桓桓如此。尚武之俗。可想耳。今
日武弁之家。生男則口食之儀。着袴之式。盛張伎樂。
請客極歡者。家家皆是。而操甲之禮。則寥寥罕聞。嗟
乎。亦可以觀世變矣夫。

杉田壹岐

越前侯忠直之臣。有杉田壹岐者。起步卒。列國老。常
好直諫。以匡救君過為務。一日侯放鷹而歸。意色欣
欣。曰。今日之獵。從者馳驅。可觀矣。一旦緩急。我率

此輩以臨陣無復患矣。諸老臣同辭皆賀。壹岐在末班。獨默不言。侯恠問故。壹岐乃曰。以臣觀之。今日之事。可歎。不可賀也。臣聞侍臣之從。放鷹也。度君之舉。動無常。往往與妻子訣別而出。君臣之情如此。萬一有事。誰為君用者。而君又以為可用。是臣必謂可歎者。侯艱然怒見乎色。侍臣伊藤某。捧刀在側。揮壹岐去。壹岐叱曰。汝少年何知。直脫佩刀。却之背後。進俯伏侯前。曰。君筆甘心焉。臣不忍坐視國運日蹙也。侯不答而入。諸老皆曰。諫君亦有時。今日何日出此不

祥之言。壹岐曰。今日惟時。是以有諫。若夫侯君顏色。以諫。諫竟無時耳。抑吾輩新進之士。與公等世祿之臣不同。死固其分也。歸舍待罪。呼其妻前。之曰。汝非步卒之妻子。今則儼然內子。侍婢環焉。是皆國恩之冥致。汝慎勿忘。我今夕而賜死。不可毫髮有怨君之心。妻泣而未答。剝啄之聲。徹於耳。壹岐歎然起曰。君命至矣。趨造於朝。侯乃引入寢室。徐謝曰。我熟思汝晝間之言。寢而不能寐。是以召汝耳。吾過矣。吾過矣。我深感汝志。因予賜佩刀一口。識者謂。以侯之猛暴。

不誅壹岐無禮。而反謝過以賞之。洵不愧為東照公之孫。

寧靜子曰。戰國之士。唯知效死於鋒鏑之下。而不知折首於尊俎之間。故照公嘗謂直諫之功。勝一番槍。若壹岐者。庶幾焉。

天野清節

慶長中。天野康景為駿河興國寺城主。食三萬石。嘗有冥營造。剪國內竹積之。使衛卒三人守之。一夜有羣盜來掠竹而去。衛卒覺之。追斬一人。餘眾逃散。盜

係公邑田原之民。邑宰井出甚之助。使人讓康景曰。不告而殺公民。其罪不赦。宜斬衛卒以償之。康景不肯曰。殺盜古今之定法。必欲誅殺盜之人。請誅康景。井出不能強。訴之於官。當此之時。本多正純機智用事。躬親來諭康景曰。公命一下。不可以中止。不則國威不立。宜使三卒探闖。誅其一人。以了命。康景對曰。既云國威不立。敢不謹受命。退而自謂。殺一不辜。而利於家。丈夫冥耻。不知避以潔吾身也。遂棄三萬石而亡。後不知冥終。

近古史記卷下
寧靜子曰。昔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棄馬十乘而違之。仲尼以為清矣。若吾天野氏為殺一魚罪。而棄三萬石。謂之清乎。清者其誰謂不然哉。

內藤勇斷

美濃國有妖焉。每至暮夜。好攀人於暗黑中。登肩架臂。繚繞上下。其人欲斬之。忽去不見。內藤四郎聞之。一心以為。渠若架吾臂。我将并吾手斷之。張目待之。暗中彷彿如有聲云。勇斷如君。吾敢近哉。蓋老狐之憑人而善魅者云。

寧靜子曰。昔李將軍見草中石。以為虎射之。應弦沒羽矣。四郎一心欲斬恠。而恠滅跡。亦同一精神之歟。微歎。

成瀬奇獄

有米高八郎兵者。父子兩世。陰用大小二量。以致巨富。及成瀬隼人正成。來為領主。政令嚴肅。毒惡逃跡。八郎大懼。自首請罪。隼人謂八郎欺罔之罪不赦。然知惡自訴。其心有可恕。况事在舊主之代。不必追究也。乃令曰。自今以往。陽用二量。買以小斗。賣以大斗。

行之七年。以償前罪。蓋欲以此損其富也。既而八郎之肆。未買米者。曰。齋至。其富竟倍他日。

寧靜子曰。奇獄奇折。可補棠陰以事。然隼人必折。有恩無威。達於理者處之。必有得其輕重者矣。

大窪佳謔

幕府嘗有饗禮。進鶴羹。適大窪彦左謁焉。照公命賜之羹。彦左退坐外廳。換綫椀喫之。復入謝曰。小人飽嘗君之羹。為賜多矣。然臣家亦自不少此物。公曰。汝薄祿之家。安得有之。彦左曰。且勿疑。臣將以明

日獻之。翌日盛青菘於白板盤。堆積如山。自捧以獻焉。曰。昨日冥賜臣。即此是也。但此物臣家呼做菘。君之朝。則特謂之鶴耳。公笑而納之。乃命左右讓厨人。

寧靜子曰。寓規諷於戲謔。使久君笑而解之。蓋為淳于髡東方朔之流。

宇都宮大和

照公有襄臣。曰宇都宮大和。後薙髮歸園伴。為人滑稽多智。能解紛於談笑間。年七十餘。精力不衰。公

嘗戲謂團伴曰。汝欲得金乎。團伴云。不敢領。然見賜。又不敢辭。公乃裹百金於綿。俟待臣投而與之。令曰。手承乃得。不然則否。團伴曰。謹諾。既而三投三失。公遽懷其金而起。曰。咄咄。失百金。走入內。團伴追及。聞。連呼曰。鄙哉鄙哉。遂鼓兩袖。福膊作鷄鳴。曰。凱歌揚矣。仰天大笑而去。其簡率如此。

寧靜子曰。是何與。宋仁宗惜五百文於宦官之事。太相類也。抑公吝百金於團伴。而不惜二百枚於細川氏。亦可以見其施財之妙用歟。

太田忠兵衛

慶長中大內有散樂。下令縱民觀焉。於是遠近來觀者如堵堵。時漆工吉岡建法亦往。朝吏惡其無禮。叱而去之。建法怒歸。私藏刀於衣中。而再往。斬朝吏。事出不意。萬眾驚擾。此時京尹板倉勝重。在日華門觀之。怒甚。直拔眉尖刀而起。其臣太田忠兵衛止之曰。是不足煩主公。臣請代往。排眾而進。遇建法於紫宸殿階下。相呼欲鬪。建法偶顛而倒矣。忠呼曰。衆人嗟跌。武夫受恥。疾起。決輸贏。建法翻身起。忠揮刀一擊。

近古史記卷一
殪之萬眾歡呼。勝重大悅。歸筆賜之酒。因徐問曰。我聞建法雖賤工。亦善擊劍者。令其倒者天也。汝盍乘焉。乃待其起耶。忠謹對曰。是劍法虛實之辨也。請為主公一言之。夫其倒也。虛於倒而實以捍身者。實也。我臨其實矣。往往有反為實斬者。其起也。實於起而實以防敵者。虛也。我乘其虛矣。率少不先於彼者。是雖小技。可以通於兵法矣。勝重大感。增忠以祿若干。寧靜子曰。昔祿松之追三郎於米山也。不要之山上而待其下坂以伐之。亦避實擣虛之術耳。意太田忠

之通於兵法云者。豈謂此之類歟。

孫松謙
信小字

奇童

勝重子重宗。代父為京尹。嘗謁祇園祠。祠前群童聚戲。一童子以邦訓呼數字曰。自一至九。語尾皆帶都音。十獨無者。何也。羣兒茫然。有一童年僅九歲。應聲曰。亦有然者。五字既重。都音。以十字止。本訓。重宗聽而奇之。翌日使人召致之。乃合二餅餠為一團。使童子食之。曰。令與。與上者。旨。下者。旨。童子沈吟。忽拍掌作聲。曰。令與。拍左者。鳴。右者。鳴。重宗益異焉。舉置

之左右。後遂列近臣。
寧靜子曰：板防州之斷獄，機智如神。此童之遇防州，可謂氣類相感者矣。

甲賀孫兵衛

丹後守稻葉侯介弟曰式部。游蕩無賴，不可羈束。侯數讓之，不悛。侯不勝積忿，遂命侍臣甲賀孫兵衛往斬之。孫固辭，且諫曰：大叔固不為無罪，抑以不從教之故。一旦推刃骨肉，後必噬臍。不若且紓之，以啓其自新之路。侯益怒曰：汝怯懦不成事，舍汝豈無可使

遜於野

者。孫淚數行下曰：君侯果以臣為腰骨脫矣，則臣不敢復辭。但事之成否，天也。願得監者一人，與之俱許之。此時孫年甫十六，額髮被面，鬚髻可憐。遂與監者趨造式部之門。具報所以來之狀。於是式部盛氣按劍待之。正廳，孫入。式部呼曰：孫也。我久已知有今日之事矣。然汝乳臭，何能為。聲色共厲。孫則脫佩，伏投之。膝行而進，跪曰：少安，勿驟。夫君之於公，分雖君臣，親則兄弟。今日之事，豈某之願哉。雖然，君命不可廢。直趨梓式部，奪其劍，伏之座。旋取匕首，於懷擬其

胃。左右驚愕。莫之敢救。孫願謂監者曰。疾歸告吾公。臣之腰骨。幸未脫也。因徐扶式部而起。曰。某所以報公者畢矣。君第行。某請從。遂奉式部而於野野。風殍露宿。十數年。及式部病死。侯乃召孫復之。

寧靜子曰。偉哉甲賀氏之子。一舉而衆善聚焉。其犯顏而諫者。義也。受君命而不誤其事者。勇也。奉君之命而免其死者。仁也。而終始不處。未嘗不出乎智也。嗚呼。孰謂十六齡之童。而作此雄偉不常之舉耶。

備侯知言

寬永之初。幕府有慶典。諸侯伯入賀。皆盛稱令代威德。隆盛無比也。備前少將光政。稱新太師獨默不言。既而颺言曰。曩昔微夏目正吉代。照祖死於三形原。殿下何以能得享此泰平之盛。大猷公聞之。擊節曰。君子一言以為知。少將之言。可謂喚起我家節義之風矣。歎賞久之。

寧靜子曰。盛世君臣。吁俞相答。殆使人想虞廷之遺風焉。而今也。或是之亡也。可慨夫。又曰。少將嘗云。正宗兼光。並名果為何用。為主將者。

唯以三軍之刀為吾刀。則必向無敵。其鋒誰當。苟賴一刃。論其利鈍。非主將必。耻乎。是亦可謂知言矣。

節婦一

偃武以還。言義烈之事。必以赤穗義士為稱首。而世必傳四十七士之外。蓋有小島喜兵衛者。其妻死節事。最可傳云。初喜兵衛去赤穗城也。竊與大石氏謀。誓欲共報主讎。及大石氏鞫跡於山科。喜兵衛亦去。隱于攝之福島。以待其東行之期。既而漸繁。歲月囊橐殆竭。竟至除短長二刀外。家不留一物。喜兵衛自

謂貧窶至此。無可以成大事。不若及令一死以明其志。於是使其妻出賣水於市。身獨在家。整頓後事。而後徐自引刀自裁。不殊。妻自外至。驚扶而起。曰。傷深矣。不可救也。夫君其從容就死。妾亦同死於君前耳。直取刀刺其喉。夫妻相藉以死。妻乃大野氏之女。平生同艱苦。有間輒憇。憑復讐之事。不置。其叔父九郎兵衛實逃盟偷生之人也。而此婦不係世類。妻怯懦為義烈。洵可感歎也。

寧靜子曰。大石等復讐之事。先儒往往有議其非者。

殊不近人情。余嘗作義士論以辨之。今附記于此。曰：赤德遺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謂之義士耶？深夜潛形，破朝貴門戶，掩擊以奪其首矣。謂之亂賊耶？一片猜忠，百折不挫，一舉以殲故君之讎矣。二者之目，將何所定？曰：深夜掩擊，奪朝貴之首者，其跡也。一片猜忠，殲故君之讎者，其心也。心苟純乎忠矣，跡雖或涉暴亂，君子必有取焉。良雄等四十七人，義士也。忠臣也。果非亂賊也。曰：然則朝廷之不待以忠臣義士而擬之，群不逞之徒，以賜死者，何耶？曰：亦以其事涉

暴亂耳。事涉暴亂而不正刑典，何以威制天下。懲後世不軌之徒乎。雖然，良雄等之為忠臣為義士，朝廷終不得而沒也。有僧焉，收其屍以封之墓，置而不問也。有儒士焉，目以義人，錄其事以傳不朽，置而不問也。天下寧有封亂賊之墓，又目之以義人，而不之禁者乎。由此觀之，朝廷之所以處良雄等，可謂恩威並行而不悖矣。而在良雄等，則一成故君之志，慰幽魂於地下，臣事畢矣。一死固其甘受，其又何怨。曰：義士之目，則既得聞命矣。抑復讎之名，先儒猶有異議。

近世史記卷下
為有人殺其君父矣。臣子以為讎而復之。古今之通義也。今也不然。赤穗侯以私憤。及入於朝。坐大不敬。賜死。非吉良氏之所敢殺也。良雄等安得讎之哉。曰。以常理論之。亦有似為者。獨不有。必謂君辱臣死之義乎。夫吉良氏挾權驕傲。貪而無厭。銜赤穗侯之不賂於已。屢挫之於朝。至以鄙野之子。不知禮節。罵之。其辱之亦甚矣。赤穗侯於是乎不堪積忿。欲逞之一擊之下。而不達。幽憤吞恨以死。則為之臣者。何心能忍。與吉良氏共戴天子。是良雄等所以為讎。出於萬

不得已。則天理之至。人情之盡。尚何暇問義例有無乎。嗚呼。吾既借春秋誅心之法。反賞良雄等忠義之心。又擣君辱臣死之義。斷然決吉良氏之可以為讎。則良雄等四十七人之為忠臣為義士。昭然明白。可以暴於天下萬世矣。彼拘儒紛紛之論。又何暇置諸齒牙之間哉。

節婦二

大野九郎兵衛之女某。嫁備藩梶浦兵七。生子三人。伉儷殊篤。既而兵七新築一室於屋後。如為菟裘之

計者。妻諫曰。夫君春秋方富。而家道不優。今而休退。非計也。兵七曰。吾自有處。公居無何。閔東喧傳。亦穗遺臣大石等四十七人。同盟以復故君之讐。有錄其姓名以賣於市者。遂傳至山陽。兵七初謂鬻氏之逃。跡或別有深謀。及閱其錄。無有大野某之名也。妻亦聞之心竊不樂。鬱鬱擁被而卧。於是兵七使婢名致。妻命之曰。自汝之歸我。中饋之職亦勞矣。雖然。我義不與汝為夫婦。顧鬻氏身為國老。受厚祿其主。而負恩忘義。不與復讐之盟。此則不忠之人耳。不忠人之

女。決不許為吾妻。今日與汝離昏矣。然非有罪於汝也。吾預慮汝之無以歸。以設別室也。且就以終焉。我則不復見汝矣。遂使其三子與一婢從之。身獨居室。委家事於一老媪。終身不復置婢妾。

寧靜子曰。余嘗錄殉死條。論一死之俠可及。不死之義不可及也。及錄此條。則益知不死之義之難為也。夫梃浦氏夫婦。身離居咫尺之間。一點靈犀。彼此非不通也。而終身不敢動心。各守孤節。以全其義。此則異樣節婦。異樣義士。世間有一無二者。嗚呼。何可及。

乎。

義丐一

賀州野田山為前田氏累世之塋域。藩之諸士亦多就其麓而葬焉。每歲中元之夕。家家供燈於墓前。光明徹曉。一夜惡漢數輩。雜然來襲。盡掠其蠟燭而去。有丐者當徑而卧。視之頓顛曰。凡此明燈。皆是祈祖先冥福者。何為無情至此。惡漢等罵曰。咄。被薦奴。敢咎人之為。丐者曰。奴惟不為公等。死為。死以不免。被薦。苟為其死。不為。又何至被薦乎。

寧靜子曰。丐者不唯能知耻。亦能爛於辭令者。

義丐二

江戸室街高吉兵之僕市十郎。歲暮討帳。受金而歸。誤遺一囊。納三十金者。十郎警愕無措。走就來路。行索數里。無有也。乍有一乞兒來問曰。何索。十郎曰。我索吾遺金耳。乞兒曰。果然。我拾之矣。吾意其人來索。故物色在此。苟有證左。我且還之。十郎乃詳陳囊色。與其中。必有乞兒。遂舉而舟之。十郎狂喜不已。且取其中五金。謝乞兒。不受。強之。乞兒曰。子亦何迂。吾苟

利五金。何有於三十金。觀此金若是主家之金。其人痛苦可知。今幸得其人以還之。於我何所望。趨而避之。十郎追及。乃舉一星金與之曰。今夜寒甚。請以此買醉。乞兒欣然曰。此則子之惠。敢不拜受。就問其名曰。車善七。手下八兵。十郎歸。具語以狀。告兵感歎不已。竟欲與五金於八兵。翌早。差十郎於善七。問之則曰。八兵昨得金於人而還。沽酒聚伴。醉飽極歡。不料今晚死矣。十郎且驚且悲。遂乞八兵骸。以其金厚葬之。江東萬人塚。

寧靜子曰。此乞兒蓋士人之流落失死期者。自謂今日救一人之命而已。代之死斯之為時。遂託痛飲而以自引決也。果然不惟義丐亦烈丐矣。嗟夫。吾之以此附義士之後。以終是編者。其豈無由哉。

附記

車善七之鼻祖。佐竹侯臣羣馬丹波之弟也。佐竹氏之移封也。丹波獨自奮曰。此城自新羅公。數百年傳而至于今。豈可一旦付之他人乎。我將枕城以一戰。言未畢。官使本多正信等率大軍自正門。

入直捕丹波等。磔殺之。榜以其火輪背旗。其弟某
憤恚。欲為兄報怨。為台德公擊鞋奴。屢擬狙擊。
竟不得志。乃自首曰。天威不可犯也。請速就湯鑪
之刑。公寬宏之量。宥以為團頭。是佐竹藩士。與
諸載在老談一言記等書。而徠翁政談。誤以丹波
為上杉氏之臣。而以此事直為丹波狙。照祖皆
一時臆記之失耳。因聊為辨之。

近古史譚卷下

近古史譚跋
善為國家者。知所先耳。猶良醫治
病。可瀉則瀉。可補則補。因症投藥。
着着中其肯綮也。方今泰平之久。
士風日流卑汙。舉世以脂韋柔媚
相尚。當此之時。將何藥以投之。當
事者宜速改張焉。以反之。曩古淳

樸鷲悍之風豈非今日之急務哉
明人有言云欲平海上之倭患先
平人心之積患如先生此編可謂
知所先者矣余亦不自揣意在挽
頹頹俗嘗欲作一書臚列古賢言
行可以傳者數百條令世有所愧
勵焉而未果也先生此舉先獲我

心者因喜而書所見於卷後
安政二年歲在乙卯夏六月上浣
楷堂學人木卯毅識

大槻文庫

以下
5丁
白紙

江戶史談卷一

江戶史談卷一

江戶史談卷一

江戶史談卷一

西 9
排 9

近古史記卷下

四青附病亥



原源番號		假書名		著者名		卷部		種		備	
		近古火譚								幸田成文印	
				發行期		冊數		別		考	
						年					
						冊					
						門					
						卷					
						部					